



關於“pratyakṣa”譯語的商榷

易陶天

題為編者所加

九成總編輯文席：

奉讀「內明」89、90兩期，覺得有很多話要說。比如佛學研究的方向問題，現代日本、歐、美佛學研究方向、成就及其缺失問題，不長於梵、巴、藏文經典的中國學人向歐、美人士闡述、譯介佛教典籍的主眼問題，以及如何用西方哲學、邏輯、和辯證法整理佛教「因明」和「量」論等問題都想說。可是住在紐約，一天為生活像潮水一樣湧來湧去，根本就沒有辦法坐下來提筆一細說。不過有些問題又沒有辦法緘口不說；不得已，就讓我選一個比較小的問題畧微說一說吧。

一默譯，服部正明著「佛家邏輯：陳那之認識論」一文，看樣子好像是很蕪雜的。不過手頭無書，無法閱讀。因此，「好像很蕪雜」這句話，只能算是我閱讀若干譯文後的初步「印象」而不是評語。

然而據「五世紀左右的學者撒巴拉斯瓦明（Sābarasyāmin）」是最先注解「彌曼差經」（Mīmāṃsāsūtra）的人，而認許六種知識手段；即在正理學派所列舉的知覺、推理、證言（Śabda）和類比（Upamāna）之上，再加上邏輯的要求（arthāpatti）和非存在（abhāva），共六種。「這段譯文看來，服部正明的用語，似乎不但談不上「雅」，連「信」、「達」都成問題。說真

的，如果我不是長期涉獵佛教、印度哲學，那麼所謂六種知識手段中，除「推理」和「類比」兩個用語以外，其餘的我都將「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這應該不是讀者的語感不清，而應該是作者的造語不精。

且說知覺吧。知覺，其古典譯語是「現量」「證量」或「現證」等。梵語是 pratyakṣa。從梵語看，三個古典譯語都信、達而雅。而「知覺」一詞却含混不清。因為知覺既可指感知又可指心悟甚或泛指知覺過程，語值極不確定。

為什麼說三個古典譯語都信、達、雅呢？這可從字源學、哲學語義兩方面來解答。首先從字源說，pratyakṣa 是由詞頭 prati- 加語幹 akṣa 所形成的。akṣa 是 akṣi 或 akṣan 在作為「有財」及「鄰近」複合詞後節的字形，而 pratyakṣa 正是鄰近複合詞。這個詞的動詞語根是 *vas*，含有屆、達、通、入、遍入、羅以及積等意義。由語根變成 akṣa，並因上述理由再變成 akṣa 時，便含有感官、感性直覺、靈魂、知識、宗教知識的意義。當和 prati- 合成 pratyakṣa 一複詞時，作形容詞用，含有呈現在眼前、可見、可感知；明白、判然、顯了、直接等含義；作名詞用則含有目證、直覺、感官知覺等含義。直覺在這裏是感性直覺，不是智性直覺。因此，上述三個古典譯語，單就字源學說，是信、達而雅

的。其實就哲學義理說也還是這樣的。因為諸家對 *pratyakṣa* 的界說都很明白地指出這點。比如瓦賚亞雅那 (*Vātsyāyana*) 「正理經註」說：「感性直覺是由感官和對象相接觸時所生的知覺，是不可用語言表現但卻沒有謬誤的決斷性。」就是一證。而包新校訂月稱「明句中論疏」七五面引述「具有視官的人知青，但不就是知道了『那是青的』。」這兩證，前者是從同方面對 *pratyakṣa* 所下的正面定義，而後者則如月稱所指出，是從異方面對「因五官而有的五種感性知覺不是知解性」底區別所作的說明，也就是其語域即概念外延界域的反顯。

現在要去辦事不能再寫下去了。根據上面的論述總結的說一句，服部正一想花樣翻新要把 *pratyakṣa* 的古典譯語現代化是應

Pratyakṣa 與知覺

吳汝鈞

日本學者服部正明氏寫了一篇有關陳那的認識論的文字，我翻譯了，連載於「內明」88、89、90、91、92、93各期中，以「一默」的筆名發表。遠在美國紐約的易陶天先生讀了譯文的一部份後，寫了一封信給沈九成主編，對文中的一些概念的翻譯問題，提出質疑。易先生在「一天為生活像潮水一樣湧來湧去」的處境下，還提起筆來討論學術思想的問題，這番熱誠，是值得欣喜與重視的，特別是當我們想到目前我國佛學界正充斥着一大群不願讀經典的懶人的時候。

易先生的質疑，是針對服部氏的原文在翻譯上的問題（當然也牽涉到義理上的了解）而提出的，本來不必由我作答。不過，中譯是我作的，自己也會受學於服部先生，姑且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吧。

細心拜讀易先生的大函，我的印象是，文中並無新意，只感到作者好大的口氣！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欣賞易先生的盛意。

易先生不滿意服部氏用「知覺」來譯梵語的「*Pratyakṣa*」。

該的。不過把 *Pratyakṣa śabda, arthāpatti, abhāva* 的古譯現代化成「知覺」、「證言」、「邏輯的要求」和「非存在」都是不應該的。這些用語都沒有經過語源學、文獻學、語意學、邏輯學和哲學的洗練。太粗糙了，不足取法。我們在翻譯具有這類造語的書籍時萬萬不可照抄，而該多絞腦汁鑄造新詞。比如，我抽暇翻譯業師山口益校刊的 *Madhyāntavibhāṅgāṭikā* 時，於業師 *asyeti pratyakṣopadesah* 之類的日譯文「此の「て現前に指示するまじり就無法師承而試翻為「故用『此』字以特別限定」。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愛吾吾師，但吾尤愛真理」呀。紙完了。草此願頌撰祺

弟易陶天頓 一九七九、十於大嶺市

他認為「知覺」一詞含混不清（當是「知覺」一詞的詞義含混不清吧），它既可指感知，又可指心悟，甚或泛指知覺過程，語值極不確定。*Pratyakṣa* 則是目證、直覺、感官知覺等含義，兩者難以相應。他以為 *Pratyakṣa* 的古典譯語是「現量」、「證量」、「現證」，三者都信、雅和達，云云。

此種說法，有多處可議的地方。首先，說「知覺」一詞詞義「含混不清」，「語值極不確定」，倘若就一般的角度，就常人所關心的面相、旨趣與思考（泛說的思考）水平言，是無可厚非，也確顯示出一些現實的事情。就這意義來看「知覺」，我們甚至可以說，它與一般的所謂「清醒」、「不麻木」具有相近的涵義哩。在心理學上，除了有這方面的表示心理狀態的意思外，也有「意識」的意義對某些東西的存在，表示心理上的察覺作用。

不過，倘若就嚴格意義的思考言，就哲學言，特別是就知識論言，「知覺」却有相當確定的意義，顯示一種特定的認知，通過感官，建立對外在世界的存在與性質的知識①。它的所涉，雖